

PAULETTE
JILES

News of the World

[美] 波莱特·吉尔斯 著
何静芝 译

ISSUE NO.1

THURSDAY, FEBRUARY 3RD, 1870

PRICE 5 CENTS

来自世界的消息



中信出版集团

News of the World

PAULETTE JILES

[美] 波莱特·吉尔斯 著 何静芝 译

来自世界的消息



中信出版集团 |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来自世界的消息 / (美) 波莱特·吉尔斯著; 何静芝译
--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20.5
书名原文: News of the World
ISBN 978-7-5217-0982-7

I. ①来… II. ①波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27992 号

NEWS OF THE WORLD

Copyright © 2016 by Paulette Jile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ulette Jiles c/o Darhansoff & Verrill Literary Agents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20

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来自世界的消息

著 者: [美] 波莱特·吉尔斯

译 者: 何静芝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 字 数: 130千字

版 次: 202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9-3763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217-0982-7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基奥瓦女孩 / 001

药泉 / 015

信息传递者 / 023

不穿鞋的女孩儿 / 037

会解枪栓的女孩儿 / 047

小提琴手西蒙 / 057

上英语课 / 067

再抚养一个 / 081

爱你们的，父亲 / 089

今晚就得离开 / 101

卡毒人死定了 / 113

十美分枪击事件 / 123

布拉索斯渡口 / 135

不允许裸泳 / 149

法律基石 / 161

霍瑞尔兄弟 / 173

宝石酒馆 / 187

自己人 / 191

我不喜欢这里 / 203

她必须干活 / 213

我们走 / 221

勇气是人类最后一道防线 / 229

作者的话 / 243

致谢 / 245

基奥瓦女孩

1870 年冬，得州，威瀑县

基德上尉在小讲台上铺开《波士顿晨刊》，开始读关于第十五修正案的文章。他生于1798年，三次见证战争，最近的一次五年前才息兵，他希望有生之年再没有战争，虽然眼下，真正加速他衰老的不是时间，而是世界各地的消息。尽管老了，他依然辗转在途，即便是春天的冷雨也拦不住他。他曾是印刷工，直到战争毁去了包括印刷店在内的一切，联盟国¹的经济早在投降前就分崩离析了，他现在的谋生手段就是无论严寒酷暑、下雨刮风，都竖起衣领、怀揣防水报刊夹，在北得州境内四处游走念报。他骑了匹好马，常担心有人牵走，好在这

1 联盟国（Confederacy）是1861年至1865年由11个美国南方蓄奴州宣布从美利坚合众国分裂而出的政权。

样的事尚未发生。就这样，他在2月26日这天抵达威瀑县县城，把海报用图钉钉好，进马厩换上专门念报的衣服。这天大雨如注，但上尉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。

他抖开《波士顿晨刊》的内页。

第十五修正案，他念道，于不久前的1870年2月3日由几州联名签署，规定无论肤色、种族或过去是否为奴，人人都有投票的权利。他抬头看了眼台下，两片老花镜泛着光，又向讲台微微欠身。说的就是有色人种的先生们，他说。莫发愚蠢之词，不必大呼小叫。他转头扫视台下仰望他的听众。我可听见你嘀咕了，他说。别嘀咕。我这人最烦嘀咕。

他瞪了大家一眼，这才接着说，下一篇。上尉又抖开另一张报。这是来自纽约《先驱论坛报》的最新消息，据一捕鲸者目击，极地探险船“汉莎号”在前往北极途中触冰失事，失事位置大约在北纬70°格陵兰岛附近，尚无人生还。他不耐烦地揭过这一页。

上尉的脸棱角分明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，头发花白，身高在六英尺上下。他的头发在牛眼灯炙热的灯光下散发出光泽，他的后腰插一把短筒“斯洛科姆”转轮手枪，点32口径，五连发。他不怎么喜欢这把枪，好在用的机会也不多。

越过许许多多脱了帽子的头，他看见后墙根站着布

里特·约翰逊和他的手下佩恩特·克劳福德与丹尼斯·丘尔顿。他们虽是黑人，但并不为奴。布里特从事货运，那两个人是他赶车的助手。三人把帽子拿在手中，都用一只穿着靴子的脚抵住身后的墙。讲厅挤满了人，这里的空间设计极为开阔，专门用来储存羊毛、举办集会、招待基德上尉这样的人做演讲。听众大多是男性，绝少有黑人。牛眼灯的光线极为刺眼，四下便愈显幽黑。基德上尉就这样，辗转北得州各镇，到礼堂或教堂中，为相似的人群念诵时事新闻，每人收取一毛钱人头费。因为是单干，便没人替他收钱，不过很少有人逃票，即便有，也会被别人揪着脖领子拎起来，扭过臂膀，呵斥说，人人都交一毛，你他妈也得交，懂吗？

这么一来，一毛钱便应声落进油漆罐里了。

他抬起头，正见布里特·约翰逊向他举起食指。基德上尉对他微微颌首示意，又念了《费城问询报》上英国物理学家詹姆士·麦克斯韦有关《醚类化合物中波长大于红外线的射线所受电磁干扰》的文章作为结束。这是为了扫扫大家的兴，挫挫大家的耐心，好让人群安静地自愿离开。上尉已疲于面对混乱与人类的诸多情绪。近来，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变得枯燥而酸楚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儿变质。这是最近才发生的现象，一种百无聊赖的

感觉，像煤气般缓慢地侵噬着他，除了安静与孤独，他不知道还能寻求什么别的。近来，每到念报尾声，他都会感到极其的不耐烦。

上尉折起报纸，放入报刊夹，倾身吹灭左侧的牛眼灯。穿过人群时，人们纷纷与他握手。一个金发男人却只坐着看他，他身边还有两个印第安人（即便不是纯种印第安人，也有一半印第安血统），上尉看出他们来自卡毒部落，此部落素有恶名。坐着的金发男人转过身，又盯着布里特看。更多的人上前来感谢上尉为他们念报，问候他业已成年的孩子。基德点着头，一边说，还行，还行，一边向谷仓后的布里特三人走去，想知道他先前举起食指是为了什么。

基德上尉以为他要问第十五修正案的事，然而不是。

基德上尉先生，您能同我来一下吗？布里特恭敬地站直，摘帽。丹尼斯与佩恩特也如是。布里特说，我的篷车里有个“小麻烦”。

“小麻烦”大约十岁，一身马背印第安人装束，一条鹿皮及膝裙，前襟缀四排加拿大马鹿牙，肩上披一条厚毯子，发色似枫糖，两只羽绒球挂在一绺头发上，其间用细线斜缀一根金雕毛。她端庄地坐着，仿佛头上的羽毛与项上的玻璃珠都是名贵的首饰。她有一对蓝眼睛，

雪白的皮肤因为烈日与风霜的洗礼，呈现一种古怪的发亮的色泽，她的脸仿佛鸡蛋一般毫无表情。

原来如此，基德上尉说。原来如此。

基德上尉围着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，在冷雨中竖起黑色大衣的立领。鼻中呼气成云。他咬着左下唇，看着面前这个小人坐在布里特手中的飓风应急煤油灯下，思索她究竟是谁。不知为何，面前的景象令他感到脊背发凉。

吓我一跳，基德上尉说。这孩子看着像假的，又有点邪气。

布里特已将篷车倒进出租马棚的甬道里，车太大，他没法儿全倒进去，篷车的前半部分包括驾驶座，都暴露出在鼓点般的雨滴与反射着光亮的四下溅起的雨雾中，后半部分则掩在甬道的顶棚下。大家都站在这儿，观察那孩子，仿佛人类在陷阱中发现了种类不明且很可能有危险的诡异生物。她屁股下坐着一捆军装，灯光照耀她的双眼，反映着一种薄玻璃般脆生生的蓝。她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举手投足间每一个细微的动作。她的眼神转动着，身体却纹丝不动。

先生，布里特说。从锡尔堡到此地间，这孩子已经跳车两次。据哈默德特派员调查，她叫乔安娜·里昂伯格，四年前在卡斯特罗维尔被掳，时年六岁。卡斯特罗

维尔在南边，圣安东尼奥附近。

我知道那地方，基德上尉说。

先生，具体情况特派员都了解。如果她确实是乔安娜·里昂伯格，那么，她今年大约十岁。

布里特·约翰逊身型高大勇武，但他望着孩子的眼神却充满疑虑与戒备，态度极为谨慎。

我叫蝉，我的父亲叫转水，我的母亲叫三点，我想回家。

众人听不见这番话，因为这话是在她心里说的，嘴上并没出声。如歌的基奥瓦方言仿佛一群蜜蜂，嗡嗡嗡地盘踞在她的小脑袋里。

基德上尉问，知道这孩子的父母是谁吗？

先生，知道。他根据这孩子被抓的时间，我是说特派员根据这孩子被抓的时间，判断她父母与一个妹妹都在混战中身亡了。他还有这孩子的叔叔威尔汉姆·里昂伯格和婶婶安娜·里昂伯格留下的证明文件，他还给了我一枚价值五十美元的金币，要我把她送到卡斯特罗维尔。金币是孩子的亲人托圣安东尼奥往北调职的一个少校带给特派员的，要求他交给送孩子回家的人。我说我能带她出印第安领地，渡过红河，但并不轻松，差点就淹死了，就在昨天。

上尉说，今天水位又涨了两英尺。

我知道。布里特用脚一下下地踩着篷车后面的拖车把，后车框上的飓风应急灯闪烁着火苗，仿佛照亮墓穴中一个异种的生物那样，犹犹豫豫地照亮着车内的人。

基德上尉摘下帽子，抖了抖帽上的水。布里特·约翰逊已救过至少四个红人¹俘虏。从科曼奇人手里，从基奥瓦人手里，有一次，甚至从北边堪萨斯州的夏安人手里救出过一个。布里特自己的妻儿在六年前，也就是1864年也被掳过，是布里特自己前去救了出来，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神通，不知他得了什么天佑，每每独自驾马进出危机四伏的红波平原，都能全身而退。布里特把营救人质视为己任，但就连他这样精明强健、身手敏捷、仿佛午夜中盘旋的夜鹰的人，面对五十美元金币的高额报酬，也不愿把这孩子送还给她的家属。

你自己干吗不去？基德上尉说。都走到这里了，五十美元的金币可不是小数目。

我想着到了这里就把她托付给别人，布里特说。从这里到她家还得再走三周，回来又是三周，我又不往那里运货。

他身后的佩恩特和丹尼斯都点了点头。两人的手臂包裹在帆布涂蜡的雨衣袖里，交叉在胸前。雨水仿佛一

1 红人（Red men），即北美原住民，因肤色发红得名。

条条长爪印，抓挠着出租马厩的地板，在灯光下仿佛某种会发光的污渍。钢锄儿大小的雨滴打击乐器般砸在棚顶，使整个棚子颤抖着。

瘦得像蜘蛛一样的佩恩特·克劳福德说，要是送她，咱们就整整六个礼拜都赚不到钱了。

除非回来时能找到有人往这边运货，佩恩特说。

闭嘴，佩恩特，丹尼斯说。你在那边难道有熟人？

行啦，别嚷嚷，佩恩特说。好好说，我能听见。

布里特说，就这样吧，我不能这么长时间放着货车不管，还有别人订的货要送。再说，要是被发现我带着这孩子，我就惹上大麻烦了。他紧盯着上尉的双眼说，她是个白人，还得您来送。

基德上尉伸手在胸兜里掏烟叶，但没摸着。布里特卷了支烟递过去，又用大手挡着风划燃了火柴。基德上尉没有在战争中失去过儿子，因为他只有女儿，两个女儿。他了解女孩，虽然不了解印第安人，但女孩他是了解的，他看得出面前这孩子的脸上流露出的表情是轻蔑。

他说，你应该找个顺路要去那里的人家，布里特，让她沉浸在他们的亲切与明朗中，顺便加强加强礼仪教育。

好主意，布里特说，我也想过。

那怎么——？基德上尉呼出一口烟。孩子注视着男

人们的脸与手，烟雾不能扰动她的视线，没有什么能扰动她的视线。她颧骨上星星点点撒着雀斑，十根小胡萝卜似的粗短手指，留着短指甲，甲边嵌着油泥。

找不着啊，找不着能托付这桩事的人。

基德上尉点点头。你以前也送过女孩嘛，他说。布莱尼家的，你把她送回来过。

那次的路没有这么远。另外，这条路上我没有熟人，但您有。

哦，我懂了。

基德上尉曾在圣安东尼奥生活过，与当地一位名门之后结了婚，认识那里的人，熟悉那里的路。得州东西两部本就许多自由黑人，从事货运、边防。内战后，美军第十骑兵团更是全部由黑人组成。然而，许多人心对黑人解放仍感不平。一切尚在动荡，仿佛焊接时两种金属间的助焊剂：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火焰在此一触即发。

上尉说，但你可以托军队护送她呀，人质本来就归他们负责。

他们现在不管了，布里特说。

你要是没碰上我，又怎么办？

这我还没想好。

我刚从波伊镇来，本可以南下去杰克斯波洛的。

我们进镇时，瞧见你的海报了，布里特说。这是老天注定的。

最后再说一句，基德上尉说。她干吗不留在印第安人那里呢？谁俘虏的她？

基奥瓦人。

布里特也在抽烟，蹬在拖车把上的脚不安分地扭动着。他从鼻孔里喷出一股幽蓝的烟雾，瞥了孩子一眼。孩子也回瞪他。两人仿佛不共戴天，怎么也不肯把怼在一起的眼神挪开。雨水无休无止地浇在地上，溅起嘶嘶作响的水雾，威瀑县县城里每一户人家的屋顶都被四溅的雨水模糊了。

然后呢？

布里特说，基奥瓦人不要她了。他们总算明白过来，带着白人就甩不掉骑兵团。特派员让他们交出所有俘虏，不然要减他们的粮，还要派十二团和九团去打他们。他们就把她交出来了，换了十五条哈德森四线条纹毯和一套银餐具，德国银打造的，他们要拿去打镢子。把她换出来的是阿匹利安·克劳的队伍，她母亲砍伤了她的双臂，哭声传得可远了，一英里外都能听到。

她有个印第安母亲？

是，布里特说。

你当时在？

布里特点头。

不知道六岁时的事她还记不记得。

不记得，布里特说。她全忘了。

孩子依旧纹丝不动。正襟危坐这么久，实在挺累的。她坐着的那捆军装包在粗麻布里，拿炭笔写明送往“贝尔纳普堡”。她身旁堆着成箱的珐琅脸盆、铁钉和泡在油脂里的烟熏鹿舌，一台装在木条箱中的缝纫机，外加合五十磅的袋装白糖。她圆圆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平坦，没有光影，也不柔软，仿佛木雕。

不会说英语？

一个字也不会，布里特说。

那你怎么知道她全忘了？

我儿子会说基奥瓦语，以前他也被掳走过一年。

哦，好吧。基德上尉的肩在防风雨衣下耸了耸。这件雨衣，与礼服、背心、长裤、礼帽和笨重的雨靴一样，也是黑色的，里面是精白棉布衬衫，上绣白丝里拉琴，这件衬衫过了波伊镇后还没有机会再煮洗、漂白、熨烫。它已经坚持得太久了，袖子、领子等处都起了毛边。这并非大事，但也让上尉感到不快，就像许多其他的小事一样。

他说，所以你儿子同她搭上话了。

对，布里特说。能说的都说了。

他现在还跟着你？

对，跟着我比窝在家里强，他在外头反而表现好，掳去的人们回来后全变了，我儿子一开始还不愿跟我回来。

是吗？上尉露出惊讶之色。

是的，先生。他在努力成为印第安武士，还学了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话可难学了。

他们在他们那里待了多久？

不到一年。

布里特！这怎么可能？

我也不懂。布里特吸上一口烟，倚住篷车后框，转头看着黑暗中的马厩，马与骡活动着磨盘般的牙，咀嚼着、咀嚼着，踢踏着加农炮弹般结实的蹄子，因草末骚扰了鼻孔而不时打着响鼻。谷物与上了油的皮马具散发出怡人的香气。布里特说，我也不懂。反正他回来后人全变了。

怎么个变法？

他讨厌屋顶，讨厌室内，也静不下心学写字了。他本来胆子很小，回来后突然硬气起来。布里特丢下烟头，一脚碾上去。反正一句话，这孩子，基奥瓦人不要她了。

基德上尉知道，布里特之所以放心把孩子托付给他，是因为他是个老人。